

摘抄學菴文集三

書賦頌序

28243
58
23



上開府湯公書



原白竊聞窮達殊途貴賤異勢以下而干上士之
所羞也出位而妄言法之所禁也原也嘗有志於
學問之事矣詎昧於窮達貴賤之數敢蒙羞犯禁
以干上而妄言乎然有懷欲白非朝夕矣時未可
言不敢言也苟遇其時矣猶有所諱忌而不陳終
竟不得一吐其所懷是徒以涇涇人之節自守而
不以君子之道事其上也原束髮受書即有學為
聖賢之志少孤失學困於飢寒顛躓無成以迄今
日聞今之世有聖賢之學者私心向慕之思進於
門牆以質其所學見今世頹靡之習無力以維挽

之又欲自陳於當世鄉相執事之前以盡其區區
而未有路自顧長抱此志以沒世矣今者明公被
命來撫三吳

主上聖明有堯舜知人之哲明公當世儒宗膺方叔召
虎之任原所為私心向慕者願已臨於其上得望
其休光向所不能自陳者至是可以盡吐雖其芻
蕘眇末之見不足以裨益高深然明公方虛懷延
訪即無可採或不即加誅責用敢件繫一二關切
人心風俗者以竊聽觀其他吏治之得失民生之
利病原書生也分不當言又踈遯也時未可言姑
闕焉一曰端學術古者人盡有學今則惟士而已

矣古之士學在實行今則藝文而已矣古之為文
者根柢乎六經貫穿乎諸史今則舉子帖括而已
矣夫以舉子帖括為學是所學在功利其去聖賢
之學已不啻倍蓰况其所為帖括之文又未必其
工耶舉子帖括之學為之雖為功利苟求其工則
未始不本原經史精研性命然為之以謀食君子
猶病之苟為不工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夫舉子
帖括之學之不工也以工者未必售而售者不必
工也使為帖括者非工不取也又何患其不工使
帖括之外因緣以冀取者多途而帖括之工拙不
必計也又何苦而為工至於帖括之工拙不必計

而因緣以進取之途開則其所為者可知矣其所
志者可知矣今群俊秀以聚之於學校而學校之
中所為者如是所志者如是於以求人心之正學
業之明亦已難矣誠能厲其蕪隅而息其奔競宗
實學以斥浮夸或即取一二人焉或縣取一二人
焉以示勸或朝黜一二人焉或夕黜一二人焉以
示懲人即不能晉進於善亦何事必去其上之所
喜而營其上之所惡是正人心明學術之一機也
今之學政未有不以是為條教而實效鮮者察之
不明行之不果司懲勸之職者未出於誠心下有
以窺其隱而遁於法之外也苟知其失而舉行之

其效必矣一曰變風俗奢僭之弊至吳俗而極衣
必綺麗食必肥甘婚喪之節棄古禮而徇俗趨以
財相耀富者日驕貧者日絀士庶而僭擬王公倡
優而上同帝后人心惟知財利之是尚不復知安
分守樸之為美蓋奢者貧冒無耻之原僭者犯上
作亂之朕風俗之靡壞心術害政治所係非眇也
居今日而言治術苟不痛懲極創改革頽靡也雖
以周公召公之賢聖欲使民回心而鄉道其勢有
所不能孔孟嘗言之矣必居食無求安飽也而後
可敏言慎行必不耻惡衣惡食也而後可與議道
必食之時用之以禮也而後菽粟足而民興仁由

前之言為君子言之也由後之言為小人言之也
江南民俗喜勝而尚巧勉為淳樸猶慮其流况恣
為淫巧侈蕩日甚月異而歲不同此立盡之道爾
又何怪民行之不淳士習之不廉而鼠竊狗偷者
所在見告也是必定為中正之制使民共守而又
嚴為之法以繩其後與國中之賢士大夫率先倡
導之寧矯枉而過其正毋徇俗而苟為容使其下
顯然知明禁之不可犯儉嗇者貴而奢侈者之可
耻也然後可以發政施仁而致治於隆古矣一曰
息刁訟民非天性好訟也訟者利斯趨於訟矣民
非天性好刁訟也刁訟者無罪斯趨於刁矣相爭

也而曰殺即不爭者亦曰殺過取也而曰盜即不
取者亦曰盜涉嫌也而曰姦即無嫌者亦曰姦羊
前也而飾為近即勝朝者亦為近疎也而冒為
親即隔世者亦為親子壯而匍匐耄父於庭夫存
而號籲寡妻於路顛倒是非描飾風影即遇明察
之吏剖別白黑刁者未嘗勝而善良者已株連受
其害矣原訟者之心本非求勝也曰我以是尊上
聽而累之耳及其後而果足以累善良也斯訟者
利矣善良者受其累而刁者之罪不議也人又何
樂而不刁哉其道莫善於嚴反坐之律坐其一二
而人且望風屏足雖招之訟誨之刁而有所不敢

前也刁訟不生而為上者可出其餘間以講教養
之事刁訟不生而為下者可安其居業以敦信睦
之風此為治之大端也是三者今之為治者亦嘗
行之而講之未熟其條理未詳也則終為具文而
已矣明公誠有意乎此則其所以端學術變風俗
息刁訟者各有條件原雖已發其端而猶未竟厥
義明公裁酌而力行之必有過化存神之妙有非
草茅賤士所敢窺者又何俟鄙說之終哉伏惟俯
賜覽觀採擇不勝幸甚

與張恕齋中丞書

閣下體程朱之軌轍涉孔孟之津途數十年來陽
儒陰釋之偽學撥去雲霧六字廓然論本朝理
學之正有體有用大醇無疵者先師稼書先生而
後惟閣下一人而已秉鉞南邦業已三載沾被德化
不為不久第向以協恭寡助動多牽制凡所設施
未盡厥蘊茲賴

聖明特眷倚毗方深在閣下抒其所學仰答

殊恩自有化裁盡善之用何待輕塵足嶽墜露添
流然僕素蒙品藻不目庸俗昨又面承指諭諉誑
甚至若徒守出位之戒凜三緘之銘是以庸俗之

禮事閣下非古人事大賢君子之道也故敢直據
愚瞽仰候裁擇夫忠君愛民理無二致懲惡獎善
事非兩途以今日而論三吳之治惟察吏除姦為
亟亟此刑亂國用重典之時也今日之吏治不可
言矣豈能比而誅之手但殲厥渠魁而脅從者責
其改過一即之中去一二人而餘者可望其革心
矣今日之姦蠹實繁有徒矣豈必盡煩白簡但每
邑檇治首惡教人而為之羽翼者喻意守令俾嚴
加窮治而群猾漸可斂跡矣然為此而不盡法也
不如其已蓋不為人猶恐恐然懼為之而櫻斧鉞
之威若為之而聊且姑息則小人有以窺我盜肆

惡而無忌則懲勸之權窮令不行而禁不止矣子
產之論為政也在於用猛以為大烈人望而畏之
故鮮死焉其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夫子產用猛而聖人謂之遺愛豈非用嚴以成其
慈即大學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之道取墨吏去
則庶吏興姦民除則良民勸上有庶吏下多良民
所以忠君者寧有他道與愚故曰事非兩途理無
二致也愚悃所拳拳於閣下之為之而不可聊且
姑息以為之者凡以此也然愚更有進者趙之時
廉藺釋怨斯無狼秦之憂漢之時平勃交懽方成
安劉之績其在於今督撫和衷猜嫌不生庶事無

杆格尤望於此加之以意使前日之舉在上在下
昏信以為閣下之不得已斯善矣其間調劑宜有
苦心似不可不經權並用也至於屬吏之不能一
乃心德者亦必留意延接化異歸同絕之太甚是
曰跂之若通懷曲引苟有人心亦何為而必欲自
絕於大賢君子之門耶其不可化海者一時未能
盡斥尤不可不外示優容深心密察輕則許其告
休重則露章入告若徒以虛言申飭祗生其心畔
去為梗爾此又愚見所及未知其有當否也未議
一二並所見聞存之副墨統惟鑒裁不一二

與醇叔書

伴回得書時正病暑亟推枕讀之遂若清風之被
我體也吾兩人自幼學合志迄今老耄猶在人間
得共商此事屬有厚幸見吾素囈醇叔別號讀書窮理學
藝不倦卓然有特立獨行之槩怒然懷人心風俗
之憂非瀆書有得窮理日充未易臻此所以粹而
盡皆老而不衰乃其徵驗偶因酒次聞有得於養
生家言竊意素囈之得力在此不在彼來書以平
昔持省倫常日用謹守孔孟家法為言素囈生平
所學豈不然乎識大識小學無常師孔子也老氏
五千言莊生內篇其精妙之語未始不可與中庸

易理參政而程朱不道者立其防也周子太極圖
程子尚不以施教康節先天易教程子尚不肯學
其慮至深矣夫學無常師者聖人之所以成其大
學戒泛雜者賢人之所以致其嚴老氏之學以之
尊生亦復何害若喧客奪主竊恐不善學者之揚
其波也蓋二氏之精言皆屬吾儒所本有而吾儒
之所有或為二氏之所遺燕石之喻非敢輕訾古
人要以聖言相方不容無別爾若中庸精蘊素曦
能體會到不顯闇然無聲無臭決非漫浪道出資
稟最上者方能直造此境然而象山陽明猶有流
弊如為中人以下之質又不如大學格物致知論

語博文約禮下學上達為有巴鼻也到得知至上
達則中庸之理在在血脉貫通初無隔闕此在安
以需之非可迫以圖之也素曦以為然手來教云
服習孔孟不是搬弄現成語說說便了其中煞甚
精微全頂實踐愚以為合格致博約亦無實踐不
下帶而道存焉非求之於遠也六經四子書原處
處會通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彼搬
弄現成語說說便了者不特未嘗實踐連搬弄亦
不能了然於心口其說亦多歧悞非真實下手做
工夫人多陷此失素曦說到此處真是學者頂門
一針也敢不書紳聖人以學之不講為憂吾兩人

會合既不能常如有未安不妨往復毋徇俗見以苟同為愛厚是姑息也非忠告也此義之行非望之吾素囑而誰望耶

與欽文書

憶客歲侍陸先生坐曾有所聞茲舉以奉告先生云有明一代人才都被陽明弇州二公壞却陽明壞道德之士弇州壞文章之士天下人才不出此二種陽明之弊失之肆使道德之士猖狂無忌踰越絕檢弇州之弊失之浮使文章之士口耳勦竊離理傷脈要其畏難趨易足已不學其原一也二種人外皆碌碌庸衆無閑重輕者此二種人既被

兩公壞却則人心不正而天理或幾乎滅矣

與采南書

易說九種計三十六冊送回分還鄒黃二君諸說中惟陳季立雜卦古韻教頁為有用餘皆穿鑿傳會將聖人設象前民之旨引入牛鬼蛇神暗昧中去真妖言也學術之弊關乎氣運晉人尚老莊清言以致五胡亂華而晉亡明季熾經學邪解以致四海陸沈而明亡老莊清言興而六經猶存經學邪解熾而六經替亂其禍更烈於典午陳白沙王陽明湛甘泉黃龍溪周海門劉念菴黃石齋諸公有不得不任其咎者矣

又

節卦之義所包者廣而尤切於臣道妻道以死殉者得其中道則成在失其中道則乖義若節之不可為常信然吾婿能體勘及此甚善然君子不欲直斥之顯禁之正以世之偷生失節之人多恐其有以藉口而忠憤貞烈之人雖非中道不忍重傷其心爾若方景諸公謂之過中則可謂之狂悖則不可也節卦為六十卦之終先正曾有是說以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已備一歲日教此特一端非中論也自一奇一偶推而至於六十四未見六十可以終止之義若彖爻異義及互體皆先儒所已言

惟卦變之說說者不同不可拘泥李厚菴大有見地頗直捷也易之為道雖千變萬化無所不該學者就其大中至正切於身心日用推而及於民物以為治世之具者言之能心會而身體之足矣不必上窮幽深杳渺不可測知之故以說神奇下究一草一木無闕民用之物以矜淹博也教學即子之後無傳即傳亦不必學也伏羲之畫文王周公繫之辭孔子贊之一言之再言之重言之三聖人之旨已備於其中寧尚有遺義乎後人不即孔子之言細繹之而求之文周以上可謂愚矣求之孔子之言亦止知其所可知而其不可知者優游涵

濡以俟之旁引曲證以通之不強解勞求以反失
聖人之元指斯為善讀易者猶格物之學宇宙之
內何物不宜格學者亦止就切己者格之不曠蕩
以役其神不瑣屑以紛其志也即余咫聞之書不
但不敢謂能探易之大旨亦不敢謂能見易之一
節祇以偶有觸發筆之於書以備遺忘其不可知
者不強為之解其不訓者不謬其所之而已虞淵
之影能復幾何其卒業與否未敢自必不知者謂
勞其心於無用之地近於迂欲試蠡測管窺於如
海如天之聖作似乎妄在我則竊服膺孔子知者
當務為急及務民之義之訓正以是書為說玄說
是書也

又

節卦革卦之解四時成治歷制度經有明文中孚
以後四卦謂是坎離震兌分布二十四氣此亦有
理其他亦儘有可採者若菟陸為二物先儒石澗
俞氏集說已有之但未及沈氏之詳耳
古魚韻書愚向有是論謂古人矢口成音三聲並
用非若後世之有四聲譜據以作詩文也但古音

難讀前輩如陳季立顧亭人歷歷援證以為讀經
讀古之助良有苦心後人取以作近體詩則不必
若樂府古詩賦頌箴銘之類偶一用之亦必本韻
轉韻中無可通而後用一二字非可通行常用也
古韻惟鄭庠古音辨為得中吳才老遠不及毛奇
齡本庠而作通韻有太煩瑣處不必拘泥也

方公之太激固非中道然伯夷之叩馬訶武王為
不忠不孝皆過當之詞但所過不同一則義之一
則受禍耳愚嘗疑遜國之事大半出於遺臣之紀
錄皆因文皇逆父命篡太宗誅戮忠良人所共憤
故於殉難諸臣詬詈之辭粉飾過當以雪義憤未

必皆實錄也嘗讀方公文集其學純粹中正十族
之云未必有之祇以廷責文皇以成王安在文皇
老羞變怒肆其毒虐此文皇之極惡未必方公果
有是言也即文皇盡誅十族之說亦野史歸惡也
流之碎果爾何以正學之遺孤其友得而匿之耶
論世者宜詳之

宋儒之云徒騰口說以快胃臆恐日後讀書多涵
養熟未免自覺其言之失子貢告子禽之言不可
不三復也若以虛實論之則孔顏不及管晏多矣
苟不論其天理人欲之純雜則令尹子文陳文子
何以不許其仁管仲何以又有器小之云耶宋儒

之經濟或非其所長論人或近於過刻然而聖人遺經非諸儒闡發何由而明即偶有未嘗去聖千餘年豈能一一印合無錙銖之差此理在天地間元是公共之物先聖後聖不相沿襲究其歸趨初無岐互先儒見地不同不妨兩存非謂捨宋儒別無妙理已有所見但宜存其說以補前人之未備俟後賢之擇取倘執以為我之說定勝前人欲一掃而空之觀於聖賢氣象似不爾也

孔子告顏淵為邦之道乃其制作之大者夏時節舞為治之始終周冕殷輅文質之大端非無仁心仁言進於此者特以顏子身心之學講之有素故

於此只就為邦之事言之不然大學治國平天下何以必推本於格致誠正堯舜禹以天下禪受何以有精一執中之語耶大抵孔言與顏子言只舉其大略顏子穎悟絕人功深力到其本原已自具足或於為邦之政體節目有所未詳顏子能聞一知十不煩言而已解故只舉大法大戒之略耳莫視孔顏相對必是絕大議論一口吸盡西江作驚天動地觀則失之矣

仁義禮知信忠恕中善等字總是天理之名目並稱偏指則各有地頭單舉則一力可包衆理格致誠正皆以禮貫串誠無所不通但八條目既分言

傳又分釋似宜各就經文傳文分疏至於子文文
子明放一仁字不必以禮字替之若講仁字禮字
可舍天理人欲而別有詮解乎宋儒人欲淨盡天
理流行原無病痛也管仲之不儉不知禮因或人
錯認器小為儉故以三歸備官言其不儉又因或
人錯認不儉為知禮故以塞門反坫言其不知禮
二者非器小之正義未可以不合禮三字括之惜
手或人不善問如進問器小自然別有道理說理
也至如不違仁日月至亦明放着仁字奈何皆以
禮字替之且如義以為質一章義字禮字孫字信
字各有面目不比禮讓為國可以括衆善也夫子各

問仁問孝問政諸章蓋皆就其人而教之自不必
論及深微愚之論為邦亦為顏子發也豈可以他
人例哉然庸哀公問政夫子未嘗不極論之此或
夫子欲引君為困勉之功故不覺其言之長也堯
舜執中中字自是精妙無所不包亦何必以禮字
替之危微精一有何弊病而不信之耶誠能動物
積誠悟主亦就得君行政上說若空空言動物悟主
雖孔子不能子貢言孔子立道綏動上面少不得
得邦家一句天下原無坐在一室而致天下太平
之理讀古人書須四面看轉來方得其意若就一
邊而論雖聖人之言亦成偏滯愚嘗謂宋儒說韓

子博愛為仁只說得仁之用遺却仁之體愚意韓
子此文本就用上說故只言博愛義字亦然猶孔
子答樊遲問仁只說愛人問知只說知人亦可謂
孔言遺却仁知之體耶宋儒之膠固此類誠可議
然為後學者但當知之不為偏詞所域斯可已未
可肆言以譏之也孔子於老彭左丘明何等謙遜
詞氣雍容乃是聖賢氣象此要從涵養純熟得來
非可一蹴而至鄉黨一篇乃從心所欲不踰矩之
樣譜也愚意學問不過就平實地做去尚爾千難
萬難何必游心精妙評泊古今以生他日之悔孔
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又曰事父事君事

兄交友我未能一甚至出則事公卿以至不為酒
困昏曰何有于我聖人非故為是謙詞實見得精
妙道理不外此等事他人視以為粗跡聖人視以
為有關於心性之學爾壻姿秉穎悟人所難及竊
述所聞以為他山之助不知有當否也

石鼓賦

粵有江介鯁生蓬蘽迤掖充鄉賦於鴻儀廁壁水而遊
息鼓篋釋菜周還錫鬯觀禮容與樂舞旅升降而拾級
既而退休內塾回翔應門何星羅而碁布迺石鼓之斯
存爾乃摩抄薛繡辨識漏痕魚書結體薤葉垂文探甲
乙之奇字碩獲九而失辛我車攻而馬周亦維鯁而維
鯉蛻三百之龍鱗餘廿五而可紀孔編詩而不登難攷
鏡夫厥理託無翼以永存縱辭逸而攸喜是鼓也岐陽
蒐獵作自周宣方其若時講武耀威盛觀起烏驅獸羽

覆足闐車旗激電罟畢連山魚服霞垂烏號月懸駭鋒
蹶逸驚絲墜騫風毛沈景雨血膏原士餘武而不究殺
量獲而不殫及乎息夫載檢數課程功方叔召虎丹青
繪容尹氏仍氏誦如清風仿雅南之體制叶律呂之雌
雄無醉飽之侈心昭愔々之王衷迺命匠石斲山骨落
終南之磊砢剖天柱之聿萃剔如乳之雲芽割成脾之
崖蜜效攻錯於彌精含輝彩而欲發異傍漢之支機類
渡江之萍實非鏡磨而為照疑羊卧而未叱徵形相於
鼓人聆逢々於髣髴懼簾業之難勝作鱗 而何力賣

無當於五聲宜虛中而反室胡冒革而鎔金常懷文而
抱質於是鑿鏤鳥跡刻畫蝌形用錐刀而及鋒發金錯
之新矧恍龍跳而鳳翥乍蚓結而蛇驚濃露垂以欲滴
直針懸而非傾鬼當夜而聞泣圖出水而如呈交珊瑚
之踈密刮珪璧之精瑩豐融玉潤的爍珠圓或落々其
離睽乍款々而貫聯難一體以揣擬會諸家於一源劈
巨靈之瑣碎顯倉籀之旁偏美王澤之未竭猶得覩文
武之道烏亡何炎德燼嬴氏冒視岵虎張天狼沈彞鼎
火文章幸斯石之未燬如有物焉為護藏訝泯々於漢

氏逮李唐而昉彰自陳倉之久潛忽昭跡於鳳翔美餘
慶之嗜古乃得登於夫子之堂然而顯晦有時其一猶
遺逮宋皇祐乃始合之剡中成白投以杵推非傳師之
廣蒐沒草土而疇知大觀二載汴京聿移辟雍之後保
和是施鍍黃金於宇陰誕鄭重夫古辭邁金源之淪陷
歛輦輓而相隨石剔金而何有如涕唾以棄而時有國
子先生道園虞公合浦歸寶豐山應銅良玉剖璞清音
叩桐洗塵滓而煥采肆太學之攸崇序斯列而累、安
厥位而雍、是則之石之本末後千禩而得瞻謁於類

宮至於韓愈鴻篇韋氏雅什誇聲價於郤昂嗤之罟之
烏及辨禾莠於眉山齊岫嶺而並立宛陵欲載致而激
昂嘗望古而於邑第考究於鉅公如遺瀟而難拾悲時
俗之下趨曾古文之偶習余幸櫻夫儒冠值承平之暇
日稟賢詰之師摸結金蘭之契密覩聖作之煒煌誠難
殫夫撰述故授簡而彷徨良愧夫漏萬而挂一或識小
之竊比庶不至貽譏於纖悉

九峰賦

九峯者雲間之山也山隸郡者三十有二九峰特著焉余為之賦其辭曰

伊斗女^斗之星紀屬湏女而分疆襟東南於溟滓環西北以松江析崑崙兮餘閨引天目兮靈長鳳凰延頸以奮翼首奠位於良方倚碧天兮梳翎想雞喙兮銜書探笈玉兮函琅瞻兩余以暮兀聳巖石之崢嶸林壑鬱其森秀淑氣蜿蟺而迴藏震旦靈阜是為細林留丹篆於純陽毓金蛇於素雲接蓬壺之仙跡錫海嶠之嘉名迺瞻東顧屹乎玉屏復

迤而西村傳士銜矯首南望如雲斯橫峭壁截薛
幽谷巒峯乍斧斷而屹嶮欵纒聯而岩嶙含鱗懷
翼兮兔伏狝奔面勢刻露兮陰崖渾淪胎逖引夫
天馬龍脊峙其崔嵬刷風鬣兮張霧鬣志倣儻兮
精權竒杓漢寒兮古劍躍風雨疾兮雙魚飛右趨
三泖於是焉窮崑山枕之東拱諸峰曾馬鞍之竊
冒反遜處於附庸是則九峯之兀槩鍾靈秀於鴻
濛涵其查盧秦許大金小金達岸竹嶼浮勝柘林
靡不暮布而星列隨潮汐而浮沈邢女薛澱兮役
鬼韓蘄酒瓶兮犒軍材韓山之竹箭蔭鍾賈之樹
陰城山辨馬韁之勢赤壁叩石鼓之音或號因夫

嚴助或塚治於春申具效靈而標竒充九峯之下
陳其在於九峰者泉則鳳凰陸寶甘白洗心白駒
沫冷丹井源深坡則墮驢拜石錦濤屯雲蘄矣鐵
崖砉然劔門更有靈峰昭慶妙講沐堂圓智崇真
象設輝煌之古刹焉尤有三高二俊四賢七君忠
孝神清春秋薦馨之祠屋焉神龕之館白龍之洞
靈蹤所存秀林之銘征北之碑鴻文耀今草滿讀
書之臺烏啼平原之村春老乞花遺圃秋荒高士
孤墳斯則臯區之古蹟允足憑弔而追尋若夫梅
花莊裏山月軒前春風無恙秋景依然松寮竹所
鷓館鹿窩桃源柳陌菊徑蓴湖烟艇把釣雨蓑何

鉏木石成契鹿豕為徒前則季鷹野王後則雪居
王屋九成著書於南村山史放歌於古木先生標
苦節之名徵士有夔龍之目斯皆嘯傲情深烟霞
痼疾視富貴如浮雲棄人世如涕唾者也况乎尚
書題衲宰相留袍司李曾石間下拜大叅亦山麓
誅茅近若壘卿之廊綬迴鍛竦起部之囿麗矚雲
霄此又以簪纓之族而能遺榮適志樂隱辭囂者
矣至若龍孫解擇雀舌舒芽藕絲欺雪老味如瓜
蘭枝藝畹蓴菜數涯竹名羅漢藤狀虬蛇獨擅美
於茲壤固載乘之攸誇他如珍禽怪獸琪樹瑤葩
凡土俗之所有固難罄乎惠車際夫霜黃露白雪

雪影風光四時殊態朝夕易常欲鑄鏤其情狀慮
一志而百忘惟內史垂婉孌之句石泉列九峯之
章摩挲斷碣兮纍纍傾聽樂府兮洋洋或渾兮而
如璞或沸爾而如簧鉅固列乎國紀細亦溢夫縹
緗撫下姿之弇固未窺覘於豪芒顧授簡而賦之
幾吮墨而徬徨

三泖賦

白雲漫、寒煙漾、震旦巨浸是曰三泖配
九峯以成勝壯五茸而為沼來靈源於具區
洩尾閭於瀛島霜黃染而楓市秋黛綠橫而
玉山曉官柳則綰煙於長橋望樓可摘星於
列堡若乃圓如偃鏡大若方城長拖縞帶三
者異名左接春申後繞松陵牛塘西逝蒸土
南屏周環百里而未極距隔千頃而猶羸駕
中泠而方潔並渭流以同清試原厥初則長

水之色陸沈成湖風日晴麗水平無波阡陌
隱躍而俯矚信滄桑之非誣徵其殊稱則華
亭之谷咏諸士衡髣髴淵德婉孌山英象東
方之神位物冒土而始萌至如浮屠中起金
焦一拳白壁呈好青銅點斑霧收則朝霞宿
牖烟霏而夕月生軒落估帆於極浦答漁唱
於遠天春波綠兮遊舫秋月白兮釣舡蔭長
林兮牧笛拂亂雪兮驢鞭登百尺之高閣俯
四面之平川變陰晴於俄頃愁蛟龍之飛騫

惟踞勝之在茲爰濡毫而賦焉

亂曰溥哉澤國渺矣江流鳧鴈下渚蘭蒹被
洲涼秋至兮遷客怨陽春去兮美人愁及芳
華之未晏宜駕言以出遊凌烟水之空濛傾
濁醪兮千甌

南巡頌并序

皇帝握金鏡應璇圖組仁織義恢網攬維乾符坤
珍闡瑞載輝九絃八荒日月出入之鄉靡不
跂行喙息內面向化曩以時巡臻乎泰山却
封禪之儀修方嶽之祀拾級闕里之堂肅拜
先聖親行釋奠先由翕河放於江海清問下
民闡澤遐暢於今五禩萬目睽望

天子再幸焉於時聚議河工莫決籌策在庭諸臣
小大稽首僉曰非

天子臨決靡所止疑

天子爰採廷議答輿情乘青陽之辰發蒼馭警蹕

不施麾儀不具至青魯之郊
渙榮號蠲田租
臨鈞突灑宸章鑿輿至止
父老扶觀導擁歡
騰淵鳴谷應于是渡長江
登觀乎金山指吳
閭抵錢塘絃歌載塗謳誦
交發諭之弗止却
之弗去達乎建業迎路謠
吟以萬計
天子所幸之處必發德音
賜租蠲逋責釋囚繫敷
錫仁恩淪浹肌骨又復詢
民疾苦嘉惠疆吏
興廉獎能崇廣膠庠湛恩
汪濊如天之覆物
無不得其所已

御頌所歷咸曰我
皇豫游以助以休

天子慨然思夏王之明德俎豆
肸饗即山陵乃肅
祀焉地平天成親賜祠額歸
觀乎崑崙之流
攷究厥宜睿思孔神瀕河黎
首喁

聖皇登之衽席蓋自皇古以
來軌轍超越罕克儷
厥盛美者也小臣原拜手獻
頌曰
帝德攸被六宇昭融經緯日
月動盪雷風協氣旁
魄時和年豐

帝咨下民念此河功發言盈廷
莫遠去從迺載青
旂迺巡大東迺沛膏澤民無
三空迺眷江表
爰移行宮哀我憚人經賦是
供胥與蠲滌起
瘵脫癰塗歌行旅卷舞氓農
回光圭組發滯

章逢惠愷大來不遺顓侗稽古神禹揆一心
同源流分合決疑渙蒙河瀾永安百世朝宗
帝為民出合瑞陳風靡呻不咏但餒斯饗清飈濯
夏妍日暄冬邇鮮匿志遐思貢忠
皇建有極川嶽深崇仁覆在下天地無窮

幸魯頌

皇帝在御二十有三年岨阻鏟平海寓乂安百吏
率職四民樂業

天子端居深念思與兆民相見迺崇古王者巡狩
之禮命禮官撰儀式差良辰駕鸞輅簡徒省
役惠我嘉師供億不騷市閭不變以冬十一
月臻乎泰山燔蕭瘞玉告祭乎岱宗東方藩
伯各獻厥功

皇帝清問下民蠲逋已責萬歲嵩呼山鳴谷應又
思古制作之盛莫過於周公功德之隆莫過
于孔子爰謁祭乎文公之廟飭有司相治其

棟宇施黜聖而加雕飾焉日至之候瑞靄網
緼神靈貯饗

天子躬被黼黻親降玉趾幸先師之宮修弟子之
禮樂備籩豆備祗心勿對越虔明於是

周觀乎車服禮器進孫子官師而嘉賚之髦
士承風休問遐暢敷天之下頌我

聖清厯服無疆文教之託亦克與永自昔聖帝明
王政成化隆咸至乎泰山矣鮮遘崇儒尚文
懋昭謙冲如我

陛下者也洵乎邁宋軼漢方周駕虞惟皇建極為
億世作則者矣臣幸生明時覩聖作不揆弁

陋爰獻頌曰

天眷皇德累葉隆平有蠻勿共距陽翹萌

帝布聖武華平勿傾川嶽呈瑞河圖器車堂陞穆
明雍容雅魚婉々赤子以涵以濡載稽典禮
迺駕八駟無有非事夏紀豫遊臻乎泰山對
天之休金繩玉檢七十二君

帝為民出夏古疇倫惟虞暨周以時四巡朱紱麟
角吐書陬鄉長夜有耀毓我素王鬱葱山林
輪奐構堂

帝敬在德降重拜師攘揔依然美墻覲之陋彼漢
宗夸大史辭經自壁顯璧以銘昭一揆同符

曠世是遭聖以紹聖洙泗遙々元公經緯孔
所折衷廟貌赫觀甫柏徠松後聖克念弘此
闕宮民有懷保士有范謬

天子于邁流澤則那德化有成扶觀載途君舉則
書後世之則道扇八區化被四極萬有千歲
永言無斁

聖主頌一

皇上躬上聖之姿懋日新之學躋盛治于唐虞執中以
運紹微言于洙濱贊化同符而且治明旦以事天
陟降以格祖至誠也求德以配京慎終以報本至
孝也重道而拜師法聖而興學至敬也乾健而不
息網舉而不遺至勤也燭幾而制變神武而不殺
至勇也優異以獎賢矜慎以杜濫至明也蠲賦于
先時省逋于累歲至仁也哀矜以慎獄肆宥以省
刑至厚也邇者恒暘不雨宵旰焦勞素服減膳念
穡憂民釋囚繫飭官方罔愛牲玉靡神不舉內外
臣工下及黎庶欽承德意感泣靡寧

皇上愛民之深憂民之切如此之至

聖主頌二

皇上臨御以來未明求衣日旰方食萬幾躬覽鉅細畢

該綱舉而目張領挈而表振自古帝王未有如

皇上之勤政者也大仁在宥聖智燭微寬弘如天地照
臨如日月凡大小臣工俾率厥職官府一體內外
同符賢否在心黜陟罔失自古帝王未有如

皇上之明照者也若夫捐數百萬之新租赦數十年之

逋賦四海八荒沾被雨露淪肌浹骨至德難名一

遇水旱微青側身憂念視民疾苦如在倒懸救之

惟恐不速而又明倫章教作其勤策其惰俾循

于倫則而罔有外心其或陷于罪戾亦必哀矜惻

但憫其無知而原其不得已思所以省釋之而開其自新之路

皇上愛民之深憂民之切教養兼施胞與無外至仁極慈克舜湯文以還所未有也

聖主頌三

皇上躬上聖之資懋日新之學允執中以運治躋斯世于唐虞慮民之昧于倫理也頌

聖訓以迪愚蒙舉旌典以興節孝慮民之流于匪僻也崇正學以示之標杜橫議以防其漸慮民之逐于末務也重農桑而厚積貯尚節儉而黜侈靡慮民之競于營求也獎恬退以安業禁夸毗以息囂所以勞來匡直厲世磨鈍之具可謂詳矣無以復加矣而其本尤在于

皇上有堯之仁有舜之孝有禹之儉有湯武之敬以作之君師為之父母使天下之大萬民之衆邇者覲

光遠者慕化喁々然蒸々然感發興起丕變于不
容已順則而不自知此皇古及迄今極盛而難邁
之會已

聖主頌四

皇上繼天立極統馭萬方端軌章教俾世率由畿甸之
近以訖窮荒遐裔改行喙息之倫靡不服教畏神
尊親並至

皇上之乾健明作足使天下惰者成奮弱者有立
皇上之重禮崇恥足使天下僥倖畢杜訛妄潛消
皇上之則古法聖足使天下邪亂不作網維日張
皇上之信令定命足使天下躁士息心奸人絀巧弘天
覆地載之慈秉仁育義正之道恢之靡不包精之
靡不察邇不泄而遠不忘不怒威而賞不勸如大
鈞之化物不言而化成焉自古帝王宰世出治有

典有則不偏不陂網紀備而法度舉未有如
皇上者也

奉試漢三雍頌

世祖光武皇帝中元元年詔起明堂靈臺辟雍皇
帝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
帝禮畢登靈臺望元氣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十
月臨辟雍行養老禮臣稽古天子有天下首立學
校在畿內曰辟雍稱之雅詩大司樂合國之子弟
教之樂德樂語樂舞師氏保氏教之三德六藝三
物賓興胥於是出焉讀法飲射養老獻囚之禮皆
行於學虞夏以降至周大脩辟明雖和言學也者
所以明和天下也又水環澤宮之邱以節觀者如
璧然曰辟雍明堂之制畫為九區仿井為九室

九四戶八牖上員下方總章青陽隨所向異名左
為左右為右个天子四時御之以布德施惠者也
周祀文王配上帝行於季秋與郊並列我將頌焉
又有遊觀之臺以觀雲物眎災祲文王所以始經
營也其高三丈為門十二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
臺王者苟欲興道致治舍是三者其道無由臣伏
覩聖作幸古制之復先聖王教化之隆未墜愈盛
日新與天地無極爰獻頌曰

煌煌辟雍惟聖攸作首善率下式弘敦學春誦夏
絃習禮舞箭璧水節濫橋門延傳尊養更老遇亂
殄虐義弘化溥自古有恪爰開明堂群后四朝若

時布政合瑁舟璫五行殊性玉燭恒調季秋饗帝
禮埒南郊亦有嶽觀戢難上交并畫攸存溯古遙
崇臺截業厥名維靈昔在文考不日以成雲物
異變祲祥肆形星漢精氣君德爰憑豈繫淫觀是
戒是懲下迨魚鳥游泳聖情聖漢明上媿周德
稱是三作皇建之極聿觀化成仁聲溢洋小臣作
頌以紀聖績

上海泮宮頌

會稽史侯彩來令上海既三年政通人和年穀
豐穰異時羸虛頑痺忽諄之疾畢起盡蠲乃集
邦人謀舉廢墜僉曰莫學校先惟茲邑學校歷
載既遠腐折破缺木石之用無一足因侯迺斥
俸錢爰始新之先是作學者罔慮以遠率荒以
略勿克永存公鑒厥失務精且慎經始於乙丑
之春既閱歲孔子廟先成外墉內沼前門旁廡
以次畢工明倫之堂尊經之閣生師講習休息
之舍咸有成畫明年夏某適來遊瞻謁巡覽咨
訪厥初得侯所以鼓勇董作之故甚詳此邦人

士僉曰惟侯之作百世勿墜余所見郡邑之學
多矣要未有如斯之完固以美者往歲

乘輿巡幸闕里親灑宸翰標額殿間復可部議俾
郡縣咸得臨摹建樹侯廟落成會有是命侯遴
良工為之龍章鳳藻榮光煜然即他所立亦
未有如斯之慎重者其夙懷侯之賢欣覩斯舉
爰考引侯德為之頌曰

滄城言、廟學葉傳有荒勿治淪廢草間及我
史侯慨焉以思革古鼎新勿糜公私始侯經營
人艱厥成侯曰在我載廢寢興昆龜命之周爰
度之橐鼓節之民來勿遲就正孰冥孰繚其周

孰魁而質孰翔而邁穹棟閎宇實、故、金石
可泐厥工勿頽宸翰自天龍繞前榮深目出爪
鱗而欲鳴恪脩歲事神格明裡佐我文教以而
彌新我侯之澤既溥既長於萬斯年誦溢海邦

古文淵鑿小叙

勅令教

按劉勰曰勅之為文實詔之切者令之稱昉于七
國軒轅唐虞同稱為命令即古之命也教之言效
言出而民效之后太子得稱令王侯稱教皆自上
命下之詞義歸典約詞取明暢因事稱宜名亦異
焉

疏奏對

按書稱敷奏以言自漢以來乃有疏對之名疏者
疏陳事理對者答問疏體質直而對尚彩潤亦有
設言者劉勰曰陳政言事奏之異條蓋古者奏多

謹其名稱不敢儕抗書自左氏所錄之外要以漢

魏為宗六朝多用駢偶間類箋啟非體之正唐至
韓柳變而復古自是鮮有用四六者矣集中錄書
為詳文體升降亦差可觀

序

按序之為體不一或明作者之意或陳聚散之情
或效箴規之益源于大小詩叙揚雄馬遷各有自
叙述世系表宗尚義存乎叙述勿貴藻飾然而騁
鏤織之巧思極彪炳之縟采苟文不減質博不溺
心時亦有取乎爾矣

記

按記乃紀事之文詳而不繁約而不漏綱舉目張

委備有法記之能事畢矣沿至後代行議論于叙
事之中宋以後尤夥要亦變格也文賦云無取乎
冗長記尤為要云

傳

按傳史文也凡史之所得載者古人不輕作其作
者非瑣屑方技之末即遊戲也故所錄無巨篇

說

按說之體有叙有議在論傳之間亦多寓言

頌

按頌所以美盛德之形容後世之作亦詩之流派
也大之得施於郊廟小之不遺乎細物淺深詳畧

不同要之褒德顯容則一陸機曰頌優游以彬蔚
斯言盡之

誠

按誠者慎也傲也書稱戒之用休方朔戒子馬援
以下各有家誠班姬女誠皆取垂教之意

論

按論倫也辨正然否言有倫眷古人所云精微朗
暢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論昉于過秦而精
極于有宋之蘇氏茲錄其可以匹美者

碑碣墓志表

按上古帝皇樹石埤岳周穆紀迹于弇山之石此

碑之自始又宗廟有麗牲之碑未有銘勒延至後漢碑碣之文繁興唐宋繼盛高文典冊先後照耀金石之蹟世所貴重三代以後庸器不存代以碑版其在墓者公卿曰碑以下曰碣又大曰碑小曰碣志埋壙前表立墓上

銘

按銘之訓名觀器審用古人凡器必有銘鼎彝庸器所以紀勲鏤績也亦有系于碑碣之文者其體原于雅頌

誄弔祭文

按誄以累其德行而旌之古者讀誄定謚蓋選言

錄行傳體而頌文故足以榮始而哀終也祭文所以哀死弔有慰之義焉大抵情主于痛傷斯文未足以引泣矣

賀崑山徐公入閣序

今歲五月

天子命崑山徐公以戶部尚書為文

華殿大學士命宣麻於朝即日入閣辦事又命兼

翰林院事恩數優異一時人士靡不頌手嘉歎謂

天子仁聖能以賢自輔而公之清嚴端諒繫海

內重望三十年所數年來公兩為都御史為西部

尚書正直不阿風裁卓然有古大臣之度今得枋

用為天子股肱朝夕咨沃天下胥受其賜蓋得

君行道此一時矣然而人亦知為輔相之難乎歷

稽前載為輔相者處罷世則以致治為功事中主

則以夾輔自効蓋遠變會難勲名以立投間抵隙

才猷斯彰今則運際昇平民物莫遂無有大菑患
大兵役積重橫出足患苦斯民者而又聖神御極
衮職無關提綱握振宸慮畢臻靡有過舉秕政宜
廷爭而疏論者此亦難逢之會臣子享委蛇無事
之福之日也顧陰陽之愆伏寒暑之怨咨一民一
物之不得其所庶人處士之游談橫議明時所不
免也然而有受其責者矣庶事有一未脩百揆有
一未叙庶獄有一未蔽厥辜庶積有一未盡厥宜
謨命猶告有一未洽亦明時所不免也而求全者
又在是矣故任愈專則責之者深望愈重則求之
者詳處治朝事 聖主欲以建赫々之功擅明々

之譽此非通達國體識時變者也公之學原本六
經師資洛閩體驗有得不以空言譁世此天下之
至正也公之行孝友忠蓋根于性命推暨於庶倫
百物靡不浚以仁裁以義此天下之至慈也公之
才無鉅細無常變無不待之以虛御之以靜肆人
不能犯而亦不忍欺此天下之至敏也公之守峻
則嶽立清則波澄靡麗不闕於目淫哇不內於耳
矚然無纖芥之滓此天下之至潔也公之度海涵
地負不私親暱不別仇隙惟義之歸雖小善寸長
俾咸有以自見此天下之至公也然而處治朝事
聖主將以弘翊贊効益忠如天之無所助其高

如海之無所益其廣 朝廷清明中外寧謐一張
一弛 天子之功臣下其敢貪焉嗚呼此輔相之
難雖公亦猶然也然而非如公之學不足承顧問
而資諄難非如公之行不足動天鑒而孚宸衷非
如公之才不足佐 天子經緯萬端如公之守不
足為 天子激揚衆職非如公之度不足以勝大
任膺大寵為 天子得人而盡其用若其忠愛所
結不可解於心積誠以相格主敬以潛孚脩之冥
冥之地而感之漠漠之中功在當時而不名澤被
後世而無譽也此則人之所難而公獨優為之者
已公領大農未數月有遺愛在郎官之賢者至是

喜公之擢而不釋然于公之遽去謁余文以為公
賀而因以志其私望夫望在數人而慶在天下諸
君其知之矣然而公之去有攀車而泣下者其感
人何深也余事公久知公為深故不辭而為之序

崑山徐公晉秩大司農序

國家六卿分職仿周之六官戶部尚書即古之大司徒也司徒自唐虞以來專掌教事至周始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與今之戶部為近然而職賦式貢皆太宰之職太府掌貳受頒王府內府外府之共司會司書之考職內職歲職幣之掌出入式法又皆屬於太宰而司徒之所有事者則曰因五物而施十二教焉又曰以保息六養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以五禮防民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情而教之和至於師氏保氏之詔媿諫愚昏司徒屬也王制

亦曰司徒脩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以防滯一道德以同俗其事綦詳則司徒之所掌可知已夫司徒地官土會土宜五物九等之征惟司徒任因土而有財因財而有用今人之所知此而已矣不知先王之所以設官建職者必有其本而不徒爭之于其末人知非財則無用非土則無財亦知非人則無土非德則無人乎小雅有云群黎百姓適為爾德苟非黎民適德而何以常守此土為財用之源乎司徒職為地官而所司者教之事居多良以此也不然出入之數會計之方一吏執簿握筭皆優為之何足以煩大臣乃今之為是官者務為一切

纖細朘削期于無所折閱欺漏以為才賢至若存國體養民命所係之大更有倍萬于此者而或不之恤也則是司徒之職其不舉也久矣崑山徐公東髮登朝諤：不阿天下宗仰垂三十年遂自史苟起復都憲未久遷司寇命甫下又遷司農公之再為都憲也承伯兄司寇公之後大綱小紀先後整頓次第就理凡兩公之所舉措皆闕天下大計人望之如泰華並峙五緯在列及遷司寇又當伯兄經緯方新浙梁發苟雖處盤錯猶非甚難若司農之官積習相仍人輒自居為天子主藏之吏古聖人之明訓犁然具存人輒以為非功令所存

沈錮日又一時不易解剥豈國家之典制端使然哉向者公在憲職論閩海貿易之事棄小利而存大體言人之所不能言天子隨其議亟下詔弛之今遷是職其必卓然有異于世之為而務為國家裕不竭之源講文足之道凡周官之所稱皆為天子守土守財之大經大法惟賢人君子能知之而能行之即限于典制而有所不可從遂亦必審慎委曲根本于是此非可望之人而亦非小德小才所能幾也天子既知公之賢俞公之論豈復有所猶豫使公不行其志公既諫之而行言之而聽豈復有所畏避使世不被其施聖賢相遭

千載一時俾論世者謂司徒之職舉之自公始不亦曠古之美談而盛朝之偉烈耶

先天易貫序

上古聖人仰觀俯察而作易因畫以著象因象而有數而理即寓於象數之中先聖作之後聖演之踵事加詳焉凡以前民用也伏羲八卦之位先天之易也文王八卦之位後天之易也先天者易之體後天者易之用象象十翼之作皆本易中流行之用而示人以吉凶悔吝趨避之道故其辭言先天者十一言後天者十九三才並列而用人猶三正互建而用寅有所重也非偏廢也實相資也非相離也後世言易者夥矣漢唐注疏言象數者雜以識緯曲而不終繁而寡要譚理者又往往為老

氏之徒所託至有宋諸大儒出而易之義始明周子邵子主言先天周子之太極圖則純乎象邵子之皇極經世則純乎數然中正仁義之立極元會運世之推行正以資乎後天也程子朱子主言後天程子之傳專言理朱子本義專言占而理之所傳占之所由來未嘗離乎先天也是四子者皆善言易者也而其說則各有當也獨朱子有見於聖人作易以前民用之旨因象玩占因占立教名其書曰本義至於先天之說則著為易學啓蒙以發之先後天合一之旨則著太極圖說解以發之朱子之於易不尤大備無遺矣乎恒山劉氏作為先

天易貫三卷會通周邵之旨而推本於河圖洛書舉象數理氣通為一貫條分縷析附以己意演為諸圖繫各卷之末其用心亦勤矣其名曰先天者特以未及乎卦爻象象之辭而云爾若論洛書之亦為易則有合於王禘之洛書辨是正向說大禹因洛書以叙疇之訛錯綜之義則有合於來知德之圖註而大暢邵子不易反易之旨且于周子根陰根陽之圖邵子天根月窟之誅皆著為說以洩其秘學者誠取其說深思而默會之其所未及者考諸程朱二子之書亦有同條共貫者矣斯殆言易者之所不廢也與

二程摘要序

錢唐俞存齋氏刻二程摘要十卷附錄一卷存齋
初官淮南王事執掌憂愁拂鬱蓋有他人所弗堪
者獨時之玩索二程之書一若飽飢可飽勞可佚
莞結可渙以解也及官大梁復刻是書於署中居
官蒞事之日勤以二程微言大義表章之為事
推其志當不以凡近自域也嗟乎今之學者不患
不知尊二程之學患託於其名而無其寔講學之
書愈繁而學愈晦名學之人愈多而學者卒無一
二為是余之所深憂也明道先生之為主簿決疑
獄均田稅塞隄決賑營卒及其為令也厚俗興學

均後習武儲物平價邑無奸盜伊川先生之在講
筵因事納誨其大者勸上選講官擇內侍止除衆
之宴定國學條制諸見于行事者皆有可紀此雖
二先生之粗迹當時猶未能大行其志以竟所為
然隨其所至必有其寔焉而其本猶在難進易退
恬于利欲如明道辭當路之薦論者謂其未嘗叙
年勞丐遷秩及忤安石累疏求罷屢薦不仕數辭
朝命不為妻求封此皆人情之所難也存齋方為
民司牧能以是書身體而力行之必蓋有所見于
天下使天下謂講學之士不徒託于名而固有其
寔是余之所亟望于存齋氏而冀有以釋其憂者

也

家禮儀節輯要序

禮者本乎身心而行於家國天下不可一日無也
禮莫脩于周之衰孔子與諸弟子述之為經秦火
之後學士不見聖人之全書其學僅傳於漢儒
綴拾殘文分授受歷世全經傳失次有宋大儒紫
陽朱夫子博學精思討論探索綜別同異序正舛
訛於是儀禮周禮記條序犁然復明又因司馬溫
公有家儀之作重輯為家禮一書凡王朝國聘享
諸大典不在焉祇取大夫士庶之行於家者冠昏
喪祭四禮而以通禮冠於篇首斟酌損益有本有
文法古宜今繁簡適當朱子所謂庶幾古人修身

齊家之要慎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亦有補於國家崇化導民之意誠翼經輔世之寶書也至明丘文莊公又取朱子本註約為儀節而易以淺近之言使人易曉而可行是亦朱子之功臣今已家有其書矣近世宋莊簡有四禮初豪呂忠節有四禮約言就時俗而酌其宜未免失之太簡吾郡上海李子鶴洲恐世之日趨于簡便喪失先賢之舊也乃取朱子原本丘公約註儀節重為梓行而移餘註考證之附載卷末者分列本文分之下以便觀覽其崇先哲維顏俗敬謹復古之盛心可謂至矣蓋人之有禮若水之有壻坊室之有壇宇雖或

因時變通各適所宜未可主以一方若先哲之成規不可變者故在也鶴洲豈泥其揖讓升降之末而以為亦步亦趨不可踰尺寸耶亦慮變亂之漸并失其本然者爾是又在用禮者之會心有得焉己鶴洲姿性懿粹修飭儒行好行其德善慶日積里黨推挹若陳太丘王彥方嗟乎士氣囂薄惟禮可以己之於茲時也能服膺朱子之教者吾必以鶴洲為稱首云

古今釋疑序

桐城方素北氏著古今釋疑十八卷上自六經諸

史下逮稗乘文字箋疏之分合得失郊廟類禡雩
望蜡臘之祭配先後辟雍明堂君后儲藩謚號章
服禮樂律曆之制度喪服氏族師聖從配之苛差
天地旋轉日星經緯畿甸州都江河山嶽之形氣
經祿陰陽運氣方藥六書反切九章勾股之藝術
罔不蒐討類列攷究析衷之手極博而反乎要約
余乃為之序曰文章之體非一而綜其綱領不出
三端一曰議論一曰紀載一曰考證議論主言理
紀載主叙事考證主辨析異同別裁訛偽三者殊

文而互發古人能之者各名一家不必兼也近世
人才不古若故文亦不能名一家往往託於兼長
而其究也歸于無有然能託於議論紀載之文而
不能託於考證是何也議論紀載之文非深于文
者不能知其得失而世之好學深思神明於班馬
韓歐之尺度而有以識其所指陳其利病者少
矣則今之侈然以文家自命者宜其多也若考證
則理必博綜也事必類聚也其辨析不容稍疎也
其別裁不容無據也古之閱覽博物如京兆居巢
夾漈鄱陽之徒君子猶或譏之則其他可知矣蓋
其失不待深於文者能知之也由此觀之是三者

也考證為尤難矣方氏頌能窮乎天地事物古今
之變出其心思才識足與古人角力爭勝豈徒賢
於今之人哉君家自廷尉中丞太史以來世擅文
學太史嘗著通雅物理小識諸書援據家奉為龜
貝素北為名父子耳濡目染學有元本是書之作
紹述先業猶太史志云爾

屈子節解序

天下一積情之區也古今一積情之運會也人之
生芸然爾父子何為而有親君臣何為而有義夫
婦昆弟朋友何為而有別有序有信其皆出于情
之不可解者乎迨其變也有鰥之號泣微箕比干
之成仁終風之心悼鴟鴞之閔子谷風之棄子非
其情之不可解而何以纏綿悱惻之若是也孔子
刪詩存變風變雅於篇而曰可以興可以怨述之
事父遠之事君舉而歸之於忠孝孟子于小弁之
怨而謂之曰仁聖賢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為臣子
而處其變者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奈何千古之為

臣子者猶有視其君父若行路然吾不知其何以
若是之慙也嗚呼三代而下臣子之事其君父若
屈子者斯可謂忠矣孝矣抑亦可謂仁矣離騷之
詞其真怨誹而不怒者乎此固學者之所宜肄業
及之服膺而三復者也然其文詞古奧記旨淵隱
取材博而况譬繁雖有博雅之儒未能遽識其津
涯驟通其句讀也淮南王之傳世已無傳自王逸
章句外又有郭璞之傳劉杳之草木蟲魚疏徐邈
道騫之音洪興祖之補注考異黃銖之協韻其書
或存或亡至朱子以賦比興釋詩之例為集註一
書後世學者之所誦習也南田張子以為屈原之

作自為一子不必比附六義而三百篇之可興可
怨者習其詞而自得之別為節解一書比次舊文
間傳新義津逮後學務歸明暢既脫稿自常山郵
書請序余受而讀之於余意釋然有合誠由是而
通其句讀識其津涯足以發古人之覆而導疏義
之支雖謂是書三閔之知己紫陽之功臣無不可
也因書以復張子即述斯言以為序張子名德純
吾邑人康熙庚辰科進士今為常山令云

中允先生從祀錄序

華州文學中允先生封文林郎林縣令陳君九疇以康熙二十年冬鄉序推舉祀之鄉賢祠先是君子為中書舍人又得贈為舍人今為郎中又遇

太皇太后祔廟覃恩贈郎中入祠時舍人勅命未下猶稱為封林縣令云中允先生者司空湯先生監轄潼商時所號也暨歿公為之銘題其墓曰中允先生當推舉時吾鄉蒼巖葉公為學使稱之曰孝曰直曰清高曰長厚余未始識君以湯葉兩公之言觀之君之賢信矣兩公者學行忠節著在天壤

其于人非其所信不輕予也顧于君慙焉為稱之
于生時表之于歿後吾之名之知不副其寔者鮮矣
按鄉序推舉之詞稱君為諸生五十年不干有司
孝事後母厚異母弟撫族孤子嫁孤女非其事之
誠然烏足以致兩公之知也哉君三子長君成進
士令海豐次為諸生季則即中也

重刻松江捍海石塘錄序

夫為一事而克成厥功必因乎時度乎用資乎人
三者具而後功可成也吾郡瀕海滄缺當海之衝
為患日久向有土塘不足捍禦二三十里之內剪
為波臣石塘之築昉自明郡守方公岳貢崇禎八
年築二百九十餘丈崇禎十三年築二百五十八
丈董其事者前則吳孝廉嘉胤後則何孝廉剛勞
績尤懋迄今未及百年海水從石塘左右衝刷逸
出石塘之後日洗日深蕩為汪澤壞田廬丘墓滄
捐額賦沿海之民逃死無所當時石塘內外左右
逸運皆有土隄水之所趨不于石而於土土虛石

實堅瑕懸殊其象瞭如乃今之議者苟目前之安姑培土以塞厥責且有謂土塘勝于石塘者無他絀乎時與用與無其人也馮子敦忠有憂之重屢崇禎年先後築石塘之錄大聲疾呼告哀于當事而卒莫之省憂者職此之由今日患口益多應築者較前倍蓰為費亦倍蓰其工鉅矣其材用夥矣而民之貧甚于往時澆漓之風日競任事者視為畏途莫肯措手上無附餘贖緩之可支下無巨族素封之可飲所謂時絀舉盈築舍道謀宜其難也夫土塘雖歲修歲益不過揚湯止之沸焉若石塘之築乃曲突徙薪之大計秦欲取楚問李信用兵幾

何信曰不過用二十萬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遣李信為楚所敗卒用王翦以六十萬人虜楚王而歸彼為土塘勝于石塘之說者是李信之將兵以二十萬人予敵而已人無震于王翦之請而姑試李信之策斯可矣是編成法具在舉而措之存乎其人異日有能因時興舉是功者任事之人則馮子其選矣特上請經費用得人無科擾無疑貳非在下者之所能為安知今時不有如方公其人者即嗚呼天苟不欲魚吾民必有因吾言而興起者矣

松江府漕免續編序

吾松田賦自元末張士誠竊據三吳占民產為官田收其佃租其名民田者僅什之一二明初據租簿按徵之以官租為糧額於是官田偏重累朝以來屢經平劑官民田一條編徵偏枯之累雖稍蠲而重糧之害遂無人不受又重之以田役加之以收免於是富者以貧者以逃至于明之末造松民之困極矣世祖時御史孔公胤樾題准官收官免今上初年婁令李公復興詳定均田均役自二政行斯民之受田者糧雖重而猶可支也前此每屆編審有分催排年諸目以一甲催十甲以

大戶統子戶紳士商役有優免衙蠹圖棍有包充
苦樂不均利害迥別自均田均役之法立而此弊
絕前此僉點民戶收漕與旗軍交兌僉點之時有
開報之攀害營卸之私餽包攬之脫空朋幫之紛
拏交兌之時有槌擊橫索之苦花分說合之費軍
措收受官督通閔民於其間外交困自官收官
兌之政行而此弊又絕然官收官兌始於孔公而
奉行者猶未盡遵也並時巡按御史秦公世禎題
定每百石給軍米五石銀五兩而旗軍之婪索猶
無厭也於是吾鄉禮科給事中朱公紹鳳力陳其
弊有漕弊已成難返之勢之疏議於五兩之外又

增五兩巡按御史馬公騰陞有漕之良法虛懸有
司之奉行未力之疏及再免陳漕兌之弊之疏蓋
至是始舉從前陽奉陰違之銅弊一旦剔除綜其
事發端於孔公條陳於朱公定法於馬公一疏再
疏疊奉

俞旨而後得以實行蓋綦難矣當是時吾鄉紳士酌
議兌漕公費有每石八升倉耗二升貼耗之米七
分五厘經費之銀亦以積害初除人情踴躍樂為
輸財俾官有贏羨斯善政可永爾此順治十六年
間事也迨康熙二十一年總督侍郎于公成龍至
霜威日德草偃風行于是知府魯公超詳請核減

耗米經費定為米五升銀五分之制始之責成糧
衙者一歸之於印官弊愈清而費愈省矣馬公之
時甫脫湯火其費雖浮而民樂從久之旗軍又扶
此以苛索縣官舊弊復滋自于公核減官費凡給
軍者仍其舊貫足為中制官與軍始相安也官與
軍安而民乃可以永安也洵為不易矣乃康熙三
十年巡撫都御史宋公犖飭減而為一分一升所
以恤民者尤至矣然而尅核太過姦軍墨吏衙蠹
倉棍之謀欲變亂其制者因之而起四十五年宋
公甫去今巡撫都御史于公準下車遂有訛言于
公欲變法者公廉知之有嚴犖姦棍傳造訛言之

示而民心始定是年冬總漕侍郎桑公格飭禁漕
弊中有慎選殷實糧里監收一語又復訛言桑公
欲變其法闔郡皇皇載道號籲賴桑公批詳明切
飭照舊章不膠成見捷於轉圜悉從民便不涉糧
里而督撫司道洞燭民隱同然一辭宵小膽喪萬
民懽騰嗚呼非當路大賢主持於上幾何不為姦
徒之所煽惑陷民水火若從前之秕政亟行田蕪
民散耶論者以為由今之道旗軍得毋太苦印官
得毋多累是固然也而吾鄉先達侍郎王公廣心
之序經費冊不云乎國家之所以贍旗軍者在衛
給以屯田有事在漕給以行月近又加增本折豁

除防火修廳有銀濕潤有耗兼之盤牒曠米簞
箠羨餘等銀幾二數鍾以致一石而又有五米十
銀之給不為不厚矣即宋公所除減不通通閩倒
籬剝船酒銀四者每石總計銀一分六厘五毫爾
非有大苦也若印官之收糧與佐貳之每事需催
募者不同但使無漏卮謹出納亦不至于多累也
茅旗軍之錮例難以盡除在倉之實用必不可省
而減存之經費無多慮不足用爾是必賴清嚴風
力之上司精明強項之縣令使軍無措勒民無抗
欠收役無侵漁蠹棍無播弄採辦無中飽之患勾
稽無徇隱之私而後可無慮其不足也不然上司

之察聽稍疎有司之經理未當入不敷出巧以取
償由是姦宄生心弊端又起民病而官獨利乎此
亦異時之憂也嗟之吾松三百年来困於浮糧倒
懸未解幸賴仁人在上維持善政甦此勞民為地
方省一分財力即為國家培一分元氣從茲以往
使吾民常享今日之逸而無異時之憂是在當事
之賢加意經畫之爾漕兌向有成書闔郡士民彙
各臺之批詳續於其後因為序其緣起如此康熙
四十六年秋九月

青浦縣召佃荒畝緩徵均編錄序

青浦始建縣劉華亭上海之區脫大抵皆瘠壤也
環縣治數里之內暨西南一舍而近地勢窪下小
水即苦潦迤北盡東境地勢燥阜支流墊隘非潦
歲恒苦旱其田十年三稔耕農少土著者年々召
種易佃惟其用力多而收效寡民却步不前須招
徠誘致始至召佃所由名也召佃之田松郡諸縣
皆有之昔有大仁人婁邑令李公仿浙省嘉郡成
例具詳請

旨行均田均役一郡慶更生李公歿為明神至今血
食四邑而召佃之田另編緩徵亦昉於婁邑既而

華亭亦倣行之夫緩徵之編其賦額猶故也特少
緩酒吏以紓民力耳夏稅征于七月秋糧征于十
月舊制也今也徵于春故謂之豫徵召佃之十月
啟徵視豫徵則蒙澤三時矣嗚呼父母之心見赤
子啼號撫循而抑搔之無所不至君子之為政苟
利于民雖小必為此發于惻隱之心不能自己者
青邑之民援成例以請亦所謂疾痛必呼父母者
即郡縣達其情而外臺牧伯惻然憫之慨然許之
與華婁二邑一視而同仁自非為民上者痼瘵一
辭其胡能然雖然抑末也蘓松二郡宋元時水田
每畝科糧五升至輕也明祖之興憾二郡之民為

張吳城守久攻不下因重賦以苦之夫張吳與明
祖並起草澤非素有君臣之分也張雖竊據猶通
元朝貢吳民為其主城守乃為元守桀犬吠堯吠
非其主耳吳民奚罪為民無罪而罹重罰雖數經
賢撫臣調劑而其額猶相沿不改民猶得以倖存
者明時會計之政寬賦額雖羸征未及半輒止不
徵未始取盈也迨至我

朝又賴均田均役之政行官收官兌之法定于百姓
無科擾小有水旱必予蠲賑歷年逋課累

旨赦除又復輪年全免隔歲豫頒殊恩異數頻施疊
降所以尚能仔此重糧竭蹶輸將以濟軍國之須

此皆

大廷之膏澤司牧之撫綏有以培養而激勸之使然耳非民之力果能堪也嗟乎民之力乃國家之元氣也民力裕則元氣調民力竭則元氣耗顏淵之論東野畢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馬不得已將必供東南財賦之屨根本之至計萬世之永圖廟堂之上所極軫念也故余因召佃一節而泝論之以告有位儻有愾我寤歎蹶起而圖之者乎如未也則補苴罅漏一溉之功又烏可少乎

皇清詩選二集序

選詩難選今人之詩尤難何以明其然也詩人之作少者僅三數篇多者或千萬首非盡取其人生平之詩而論定之其入之精神不出也然而古今來才人學士夥矣人之嗜好亦別矣寧能盡購古今之詩而讀之即讀之安必殿最之不棄而遴選之悉當耶此選詩之難也若今人之詩則又加以親疎遠近愛憎厚薄之撓其心名位交遊忌諱瞻顧講託之淆其鑒此其所以尤難也唐人之選唐詩尚不能無譏而况後世之士乎吾邑孫子雪窓自幼好詩多四方之交採輯今人之詩裒成巨帙

皇清詩選初集已鐫布海內茲復有二集之選雪
窓知其難乃變其例以為作者日益取之不勝取
也於是採詩中可喜可愕之事於凡耳目所不經
見者會粹成編業已數十卷而志猶未已余謂文
章家有說部昔人比諸艸木中之有竹禽獸中之
有魚蓋別為一種最可愛者翫今雪窓於詩其所
取裁毋乃近於說部乎蓋前此所未有也夫西崑
酬唱玉山名勝大官之一變爾尚膾炙人口矧是
集之五絲雜百伎呈能採珠淵者發海王之藏遊
寶山者眩波斯之日豈能昭代之大觀而藝林之
殊勝乎雪窓乞余序余書此以難應之且欲亟觀

其成以當卧遊也

唐宋八家詩序

有唐昌黎韓公才本天授而吐辭為經匠心成矩
言不詭於聖人道不雜於雄况接孟子而闢佛老
表六經而斥百家使及聖門游夏文學之科以公
廁列無不逮也其文備古今之體制殆如周公之
制作監二代而綜百王可以為憲百世至於神奇
變化鳳翥龍翔自公而後罕見其匹詩亦兀莽奇
崛創前古所未有而婉麗爾雅又深得三百篇詩
人之旨柳河東文其初猶未脫唐人碎瑣軋莖之
習自見韓公而後遂變而為精深醇厚足與韓公
相上下詩嚴靖微眇斂才歸法彼使才役知之流

當之猶一映也宋之歐陽得法於韓而無摹擬之迹神湛而味永其太史公之苗裔乎詩似太白而風流蘊藉不失繩檢方之太白豪變差遜而溫雅適之矣眉山父子各有所長老泉卓識閱議筆力雄駿如項羽之戰鉅鹿光武之破昆陽山崩海立辟易萬軍詩雖不多稱其為文亦當時諸家所不易及也子瞻之才得之於天非斗碩可限經學史錄靡不淹洽時務政術靡不練達見道雖不如韓之純而氣魄力量海涵地負足以軼宋陵唐滔辨不窮原於國策莊列而經濟贍富未得施行徒垂空文以見志風流跌宕託諸詩篇諸詩傳而運用

神矢口點筆無不奇妙此豈人力也哉灤城才不逮兄而演迤淵淳別有神致對之者矜躁成釋惟詩亦然抱奇而不炫砥礪而不露不以屬對纖巧為能不以使事工切市博坡公自謂不如子由周益公問作詩之法於陸放翁放翁以為宜讀子由詩斯言豈欺我哉南豐之文實而醇臨川之文嚴而潔益曾之學深於經而王之法得於韓曾詩淳質古淡足為有德之言朱子服膺子固因其理勝辭達其所詣可知已王詩峭刻而別味在酸鹹之外非世所同者介甫每誦人不讀書亦其功深力到甘苦自知非孟浪語也至於恃才執拗引用匪

人此行事之失若其文章固橫絕一世也八家之
文元人素有定論茅鹿門合而鈔之言古文者宗
焉固無異辭獨於詩世但知重韓蘇而次歐柳餘
子槩置之自創無譏之列至謂少陵不能文子固
不能詩非通識也吾郡姚子平山既刻蘇公分體
詩余謂其何不并刻諸家以破流俗一隅之見益
諸家各具精神各有面目韓蘇而外向以文掩不
知其詩皆可美而傳如是也平山固有曠世之識
者聞余言而然之遂并刻之書成屬余為序余故
畧為論次以曉世之讀八家之文者退之老泉而
外頗有芟落殆患簡褻繁重仿茅氏文鈔之例世

有好古博覽之士全集具在取而讀之刪次者之
意亦可攷見云

雍正六年龍集戊申秋七月下澣青浦八十三翁
西亭氏王原謨

彭禹峰先生詩集序

夫戡定禍亂者著旂常之績鼓吹休明者恢雅頌
之聲杰士建勲才藝成藝事不兩能人罕兼體依
古^為然然緬懷近代青田劉公發名元季成業明初
決策揆幾乘時翔運而其才華穎豎詞翰斐然方
宋諸公莫或能尚武宗之世惟新建王公差堪頡
頽沂自蜀漢武侯李唐衛公有宋韓范諸賢而下
踵武並稱指未三屈蓋其難哉鄧州禹峰彭公夙
有奇負好談兵事舉子時曾為督師熊文燦招賊
獻忠既說文燦以擒賊之計文燦不能用卒底於
敗逮舉進士令陽曲丁母艱會京城失守避亂渡

江公知明祚將終不仕江左王師南下以英王疏
薦分守永州道比定南王平荆湘用師川貴薦公
為貴撫予兵三千行至靖州降帥遠叛公以一旅
羈賊數萬相持歲餘賊不得逞乃巡按御史以不
救永州劾公落職居數年尚書王文通公薦公於
朝得旨赴經略洪公長沙幕府洪公表公為衡州
兵備道旋移桂林獞賊莫扶豹反公檄土司募鄉
勇進擊扶豹竄走追敗之酉山又敗之麻岡公設
為三難破四可擒之論卒縛扶豹平獞亂以功遷
貴州按察使時吳三桂將征水西公奏記三桂謂
烏蒙烏撒鎮雄東川與水西唇齒土司隴安藩於

安氏昏媾也四府名為內附實陰持兩端以水西
之悍而安藩挾四府傳之安坤誠未易剝計莫如
先馘安藩據有四府水西乃可傳檄而定也迨三
桂誅坤竟如公策進廣西右布政使三桂奏遷左
移之雲南公雖方向用然顧專閫者率後進已獨
循常調屈首筦庫藏居恒鬱鬱不樂乃乞骸骨歸
會有詔改調遂行出會城一舍許無疾而卒年僅
六十公之懷抱蓋未盡展也公生武侯之鄉懷衛
公韓范之略其出處似青田其著績在新建立功
之地而其文武兼資節槩磊落倚鞍草檄橫槊賦
詩無難追此古人顧位不酬能年不副德然所表

見已可略親已竊嘗論之青田新建鳳翥於前公
鸞鵞於後三百年間分光豸曜世有益堅子將月
旦表目鄙人斯言不虞河漢也公第五子直上諭
德戊辰與余同釋褐禮部余官左掖君居同巷數
相遇從及余以言事放歸君來視西浙學政既竣
事奉其先人之集屬邑子孫生詣余請序余為兒
童時讀溟黔二客吟卷即知公名心忻慕今忝為
年家後得觀全集則名簡末屬有厚幸公之詩雄
奇峭拔如其為人而清恬篤厚不乏風人之致余
顧不暇詳論而特著其不愧古人者以復吾友為
世之誦詩知人者告忘見今世操觚之家無有如

公者而於公不能不為之服膺而歎息也

春秋咫聞序

說春秋者數十家其最著者四氏左氏公羊穀梁之說多抵牾胡氏之說多泥滯抵牾則事難核寔或因傳以疑經泥滯則理多穿鑿或驅經以合傳余嘗讀而病之有疑于中必求其解覺先儒之說有未備者思申繹之有難從者思訂正之懷是久矣而未敢遽也以為聖人之經殫衆賢人之思慮猶不能以盡其奧末學小子安所置喙于其間抑又思之春秋者非一世之書一家之業也今世得下人焉有所見筆之於書後世復得一人焉有所見筆之於書愚者千慮必一有一得苟有一得未為

無裨此或聖人所不罪而亦非衆賢人之業也固
私有所創記久而成書凡傳說之既明且脩者不
復置一解傳所闕如而難以臆說者仍其舊惟取
其疑者論之或有觸于_心感于事又本傳意而暢之
凡與傳說同者十九異者十一是固非敢抗諸傳
以為春秋之說竊附於四家義既之後云爾



